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宋熊克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未^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為同良貴亦所以為子諲盖外議猶以子諲久對而為非良貴寔出于愛君也三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駁詔謂不因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

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曰致遠與諸人善

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聞鼎奏上由是不樂

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扣之曰

上無以前日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

尔鼎乃信而不疑

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

別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趁

歸令楊沂中別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

上知人能駕馭皆出于談笑之間所謂善將也于

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

廬州權諫于宗顏俟防秋過取旨

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

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

步帥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奏乞依東京舊

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于是右諫議大夫李誼

言按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為左右衛宋齊謂之二

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大亮

自兼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之曰公在

我得酣寢則三衙宿直尚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衙宿
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宮闕則非昔之壯大禁衛則非
曩之衆多內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于外是
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慮則未也望令沂中與潛依
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寓直上嚴宸極
送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廊都指揮使韓世良權馬帥
時有御批宗子防禦馬使瓌建節封國公入資善

聽讀

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云公嘗

說鼎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
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
檜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與劉大
中各作一劄子明日與大中各將一劄子至惟檜無
之鼎遂參酌焉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與檜同進呈
尤好檜曰公為首相檜不敢專之明日進呈鼎奏曰
祖宗受天明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
量也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已封吳國公
却是全吳臣欲且興建節或封一苛小國上曰都是

小孩兒且與放行昂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語昂曰公錯了檜曰檜明日留身敷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昂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

八月戊午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

庚申以利州觀察使馬擴為沿海制置副司鎮江府置司

先是朝請大夫吳說嘗與苗傅款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者官負譽之人已行者勿再論于是趙鼎等仰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君含垢此其至也

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豈特之幸中國亦敵國之幸也

辛巳著作郎佐李弥正高閎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
掄張嶠尚未選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曰
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秘書少監殿中侍御史
張戒言掄昔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
以黃潛善為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王
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寔錄掄攘臂其間略無忌憚
浚敗乃焚毀簽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
私意詔以掄知邛州嶠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
運判官

徽宗既祔廟禮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寔錄以左僕射
趙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
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于羣臣貪功冒
賞之私而有司壅于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
和初知如皋縣有旨即隱者徐神公所居建為觀
基包士民墳墓甚眾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
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
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利于民者使先帝悉
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為之首也上

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
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
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
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
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常使官價高于民間仍不加
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
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輸轉

東南之粟以寔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石貨之利今皆
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賣然後興一司豈專
為此者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懲遷之法又州縣錢
物之限無所據賦歛之橫無所攷監司廢格詔條慢
無有稽察臣願俾摠六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
為表裡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文不然則糴買
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
說于三省講而行之

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初不欲

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陛下所共理者
尔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
壘內則綏撫外則斥堠二事致大未易得人宜精擇
之

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陝右見左都
監巴克寔議割地路由同州先是青澗李世輔陷偽
境時為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
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為誓縱之

去于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

初台秦檜之來道由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
居于婺與檜遇既而中書舍人樓炤為檜言次翁貧
甚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
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
之是月移為吏部郎官
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
地以歸本朝之意也

冬十月重修祿秩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

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
事君望正典刑以敦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
為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
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
人吳表中薛徽言為請甚切鼎信之遂除郡而去及
秦檜拜相一召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
復以親為詞尋除南臺是必有荐為鷹犬者也未經
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
及臣矣

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
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掃地盡
矣論者云秦檜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發之
振手故目振曰老蕭云

蕭振言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拋與諸州
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寬民之
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郊詔從之

辛未趙鼎入辭送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
以見宸衷所饗與向來稍異臣今再辭而後人必有

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
易惑故進言者得以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
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
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
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
命為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
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朕深
會此矣

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盍

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預庶西人氣直
即曰庶會此矣

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
近為翰林學士承旨光為吏部尚書既而給事中張
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竟奉
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二人之去皆在十
一月今聯書之

辛巳宰執奏北使約仲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
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為之備也

十一月甲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為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復進宣和以後詔旨已丑除藻
顯謨閣學士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
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寔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
恩禮稍加于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効力矣于
是宰執秦檜等退而思上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功
臣之意

前宰臣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
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于經筵

詔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
朱勝非閉居錄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
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
荐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自郎官
除察院未幾遷殿院鼎失眷丐罷知其決去即露章
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
其黨與維持之力也

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
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金國遣二使携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地盡歸于我者惟是使人入界索禮過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見吾館伴使必欲坐堂中而坐使人于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國中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其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洵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而朝廷議禮益不決如淵因奏今日和議寔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

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賫書而來倘若不受必致歸曲于我一旦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倘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中國一旦遂為金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臣反覆商議取得金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試以此而付之

樞密院編修官廬陵氏胡銓上書言王倫無故誘至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倫論我一屈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
此說陷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
下間閔海道危如累卵尚不忍北面臣數今無故而
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
亦為之近者曾聞以古誼以折檜、厲報曰侍郎知
故事檜獨不知也檜畏天下議已令侍從臺諫金議
以分謗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執政臣故謂王倫可斬
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使者
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不然則臣有

蹈東海而死尔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
勒停昭州編管時銓妾有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
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
珪與刑定官方疇同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為銓求援
敦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皆不為然今方專國
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杖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
不為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
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決不如是澄愧謝
曰即追回矣

方疇稽山語錄曰其後疇見趙鼎于稽山誦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部有人望當遷尚書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被送吏部鼎執政召為都使司除吏部侍郎但其性介僻不通故遲之也

于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與廣南監當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

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士夫知其不久則賜為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攷以聖心參以公論倘選而得天下之材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與義卒于湖州

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

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見趙鼎其
議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于是
九成除秘閣修撰提舉太平觀而去
十二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
未正當以江南為宋以詔諭為國信至如不受封冊
不泛遣使皆先事預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
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
兼畫疆之後惟正旦生辰遣使非時不許往來于是
檜等皆仰歎上沉幾遠慮非羣臣所及

己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
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
相于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
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金人南騖鼎
時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豈以和議為非此
事張守備見檜曰更可錄此聖諭付史官于是檜等
退而竊歎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
哉中丞勾龍如淵資政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
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職興宮祠

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來朝己巳入見
通古言先盡完河南地徐議餘事

殿中侍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于邊郡
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閩陝之地不過二
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
牧養朝廷又行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得人則
湏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

參知政事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辛未上謂宰執曰
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

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一司錢穀秦檜因奏光
言諸路月椿錢漕司不以上供及移用等錢椿辦又
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姓上曰朕屢諭
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辦錢椿自不必科敷
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
元、之意其切如此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為僉書樞密院事乙亥
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
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

丞莫將賜出身為起居郎一止亟言將丞九列驟綴
從班人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
言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臣罷
之不報將歸安人也

先是右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
部侍郎曾開于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
止合論存亡尔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寶文

閣待制出知婺州

此據呂大
麟見聞志

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

時論不合即丐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
空而處之常晏如也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于洪澤詐令為寇使金
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
臣胡紉、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
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

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于
大名府仍遣左行臺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
孝純自慙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

時金人以舊嘗人臣劉豫者李鄴為翰林承旨馮
行寧為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更服以
赴馬

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圭^如圭珪上書于右僕射秦檜
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
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
是如圭論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
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
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白已益

怒久之如圭奉祀而去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宋熊克撰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志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之辭以對臣罪戾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自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寔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霑沛澤豈可不滌洗收錄若以前事論立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惜之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

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寔宣諭三京

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于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為先有

以見聖孝通于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

時經制發運使總糴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摠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并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

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彞為判官先是盜法屢變其課浸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

以少師萬壽宮使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于言路于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

世不可遣乃罷其行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時朝廷擇帥以人材難得遂搜至于仇愈陳規輩如淵因奏曰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于愈規輩其意蓋欲取練達如呂頤浩者處之閩中靜重如朱勝非者處之汴京而張浚素有威望宜處之建康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浚如淵曰浚勲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以

此意宣諭而朝廷大不悅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似欲以此過呂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陝宣撫使吳玠改為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付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獎之

詔李誼作

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拊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于是秦檜等竊歎上規模素定皆萬計

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和議蓋使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只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內以事外也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

仲荀乞兵糧在二月一日今聯書之

初起居舍人薛徽言為前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于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均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寺丞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
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錄宗支屬籍凡三書以太祖
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總號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
婦宗女宮院官爵壽考賜諡各為一條分類成書復
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已得請至是宗正少卿
鄭剛中言見興寺丞陳確同修錄三京宗司所報興
舊書有牴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
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

二月壬子朔史官進祖宗宴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

興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朕每于靜中留
意機務頗覺有得于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
靜萬幾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規法為
模宏遠矣

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炤為翰林學士

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為臺官癸丑諭宰執
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
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
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諫

朕耳目若使台諫譏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
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
其忍負之哉
監察御史方庭寔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己未改秘書
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
歲帝益行赦文不工為諫官所論緣此快、後守平
江適呂頤浩為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
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
人甚善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廷臣因私忿交爭
奏其惡如淵謂廷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
任台綱自合早論至一月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
訐之風出于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廷臣之
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廷臣詰問癸亥檜
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廷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
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事乃詔廷臣語言狂率責嶺
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
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

用心不正遂已擬除如淵在明年正月今聯書之

初諸路月椿各有窠名其後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
敷民甲子宰執請均于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撥
窠名錢不足自合送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
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矣上知月椿
之害每一宣諭憂民形于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
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畧備送物務送質樸如器
皿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
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

過漢文履革舄衣弋絺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辭免
製太后禕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
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
贊上之聖孝出于天性其屈意求和寔緣太母宜乎
上天悔過強教革心誠非常之慶也

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寔錄今以寔錄院為名右僕
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于是以吏
部侍郎范同為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為檢討昉潮
陽人也上嘗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

因人言初築北宮夾城甬道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
下重負欲與嗣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
此言而小人乘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為身謀秉筆之
事不可不知檜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疎遠若非
聖諭寔所未知

戊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自地歸
而朝廷乃在江湖道里遠邈所以宣至意收人心惟
在號令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
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

之逐路于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
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金州郭浩父成舊為邊將張
中孚張中彥皆出其門慕洧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
貧時亦嘗依浩寔于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
所冀衆心早得以定

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台少傅醴泉觀使
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具附奏
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張中孚中彥慕
洧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必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

論以德意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趣願浩至闕
竟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于長安
興化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台仍
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
軍使金人固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尔不敢復窺
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

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知三月丙戌除御
史中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民之病有司
變為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俵錢于春而民
輸縑于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為預
買其實白著是歲于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
益誣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縑價高而折錢或至十
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
縑而求錮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
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
或以酤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

折產無所容其偉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

甲午上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寒暑燥濕之苦豈人情所堪俟疆事稍定當為蓋營屋使各安居于是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為之死也

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泛之

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愷悌慈惠之人庶為撫養凋瘵使不有失守職秦檜等曰陛下

仁意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

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樓炤往馬秘書少監鄭剛中為參謀官

初環慶將官慕洵叛至是安撫使趙彬奏已殺洵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来惟持不殺之說于是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為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

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
位宰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近上
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
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

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

衢州

戊午步帥解潛為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為福建
路副總管

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遥拜自徽升遐之
後則遥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
兄為君則君事之及己為君則兄之而已今淵聖之
歸有期望罷遥拜唯淵聖節百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
太常寺既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遥拜于禁
中羣臣于宮門外遥拜送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
地不歸德于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却
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寶

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宴諭之諸軍比無爭戰教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永和保好庶使散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欲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宏遠如此

知綏德軍苗議自言常污偽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為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于外深達事體更用文臣之意同符藝祖矣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泛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管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哉

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

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

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寔宣諭三
京郭仲荀留守東京周聿宣諭陝西士儂張燾恭謁
陵寢劉焯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携官吏軍兵甚多
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統
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費以數
倍于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為華侈以悅人情至
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宜擇忠寔通練之
臣仍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

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于來歸誠意樂輸
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
仍降詔獎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
無餘財此寧免于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
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却而不受可
謂盛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
雖無可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可重立

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于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為度凡舊染之污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議論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秦檜曰陛下

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

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謂顯肅聞訃日其家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

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趨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先不忘

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歎曰伯彥
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勲烈無聞然上
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
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弟皆泛伯彥游
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
依見執政給俸于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俸使借
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
殆異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
矣乃詔罷之

詔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為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
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責居全州

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己未上謂
宰執曰國用當藏之于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
上于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斂宜中興之民
戴之愈久而不忘也

時有被召人解于參到闕丙寅秦檜奏參乃王庶所
荐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
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

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于朝矣檜退而竊歎曰
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

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己巳
入朝士儂等曰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
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祥于是上
以語宰執秦檜等謂燾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
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燾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
甚異事不以為妄其立身行己無愧矣張燾奏曰徽
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

一軌金玉之事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
于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
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為不孝不敢辭蓋上通今博
古見利害之寔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

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既入北境其接
伴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勅朕不敢輒易論
難三四卒不能奪卒未肖胄還至東京

壬申僉書樞密院事劉焯至永興軍田十餘日初偽
齊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恚為廊延帥宗雋所害

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讐夏國主曰尔能為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青面夜叉者恃眾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三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撫招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同來樞縲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

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

上諭在三月丙申今聯書之

至是樓炤

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

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迨于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警偷惰懲傲慢也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尚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邠州元帥府密奏于國主曰云河南地本達蘭宗磐主謀割于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宗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

隸烏珠帳下嘗為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
乞早為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
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于仙人關後謚曰武安玠
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
將嘗問玠所以勝者于其弟龍神衛四廊都指揮使
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
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蓋中國弓矢功利金士
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于數百步外又選據便

利出銳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
弛此待之要也

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實曰先是謝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節于是
章氏諸孫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
諸執政曰聞章惇又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
有改變此事乃出朕意趙鼎何預聞有泛官為之主
議者誰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
出祖信知潭州信聞之大駭歸家詬其妻凡數日曰

由尔家累我以至鬻，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
日收拾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惟利所在
初不以親為意雖父子之間有所不顧况妻黨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蔚州避暑達蘭下令諸
藏避我而逃之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
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蕃軍分諸路收
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蕃軍遂復止之達蘭在
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願為此蓋陰與皇伯宗磐通
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
奉使王倫于館且會諸路僉軍以復取河南為名皆
所以應宗磐也

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為
平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罷封大理國遣兵三
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
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畧司以聞詔令
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吳矢者蓄異謀至是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充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王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罕都等諸人于是金主亶與右丞相陳王烏克紳謀誅諸父因朔旦伏兵于內宗磐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至燕王之辟惟知無敵古不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

國王達蘭方握兵在外難遽除之乃除達蘭為燕京
行台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克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
帥烏珠為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
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
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
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
之後罪必及尔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
子秦伊久之赦出
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

官遣之

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
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歎曰聖謨竊見
立見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
以出此

吏部侍郎張燾遷尚書
時久早上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己未秦檜奏曰考之
典禮陛下惟當損大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
一羊檜曰推不忍之心如此陛下何患天意不格既

而甘雨應禱霑足

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
至中山傳云魯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
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
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今倫
等悉赴元帥府即趨之行是晚達祁州

初右護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
世將置司于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璘總二萬人
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

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于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于
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
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使都統制既又請命
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于邠耀二州捍禦皆奏
以俟朝命

僉書樞密院樓炤會諸帥議軍事秦鳳經畧使吳璘
言移軍于陝右蜀口則空虛金或逾盟于南山擣蜀邀
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
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

州且飭階文等寨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已酉離
秦鳳翔府以歸

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偽變易之後軍民尚懷本朝
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
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
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右御營右護軍自蜀出
者皆駐熙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
以支一歲之食

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之裁減軍士領賜于是諸軍
出關歸怨于建議者洵、幾變而閬州戍卒欲殺其
守臣孫渥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函下令悉
如舊數不減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待報世將曰朝
廷置大將事有待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乞
罪以罪去無憾也

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執曰
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
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寨民得安業可劄付
炤令諭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數上留意疆場愛惜生

中興小記
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

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偽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
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于是僉書樞密院
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隣此等留之無益還
之使彼知恩遂使樞等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關上獎
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廊都指揮使兼
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

言者謂宣撫使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于三歲
科舉補蔭之數今既罷便宜而又陳給換其未不已

乞限以年庶息奸弊詔限一年

言者又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千萬緡民力
殫矣賴陛下念之從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
吏多擇善地至新疆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
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除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
陽所屯兵皆已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
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
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灾也異時何以使隣國守信義

乎

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酷條以免拆屋茶鹽尚有汲法
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敝宜亟改若行已
久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

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于是韓
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子
毋妻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之望也乙
亥秦檜奏外間頗異議上曰榮威在偽朝力捍官軍
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壽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

貪功生事無故驅掠兩州之民罪不容誅宜版諭此
意

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為敵執去遂臣劉豫為吏部
侍郎戶部尚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復右
僕射秦檜與億年為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醴
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偽授職名參知政事
李光以為不可乃已

朱勝非閒居錄曰時宰臣秦檜王仲山之壻鄭億年
母乃仲山親姊檜子燻復娶億年之女至是頗佑之

億年始至除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
光榻前面折之乃止後數年光罷億年竟復資政殿
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洵、而一時給舍台諫皆檜
私黨不復顧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遂豫為執政
掌其機事與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
趙氏而為劉氏也欲吞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
不原赦不分首泛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
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兩京陷偽之官以六等定罪
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均皆當

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功欲貸之明皇曰
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不可赦肅
宗復請于是流均嶺表而均被極刑徽宗之待居中
厚于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劉豫親于張均之泛
祿山而况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
徽宗在天之靈乎

初右諫議大夫曾統言經制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
無益乞罷之上曰經制一司須經久方見利害今終
半歲雖遠責以近効若寔無益雖亟罷可也至是言

者又經以制司所劾官吏種、橫費較其所入未必能補如創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况所總之事皆戶部本職有經制則戶亦可廢也詔付戶部具經制司察州縣所陷錢物併催未到綱運緣路分濶遠未見速効今若依舊分隸諸司則經制可罷其庫欲併歸贍軍庫丙子乃罷經制司其諸路幹辦官依舊為主管常平官

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尹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至是疾甚不能朝遂奉祠而去後四年卒于

會稽

時金人法苛賦暴加之飢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償折及藏逃亡而被告者皆死是將相大臣如宗磐達蘭之徒皆誅死二帥至久握重兵嚮者植黨滋衆今則悉為亡命故所_左蜂起平定威勝遼州道不通行一旦太行山義士入懷州萬善鎮州人大恐中原盛傳大駕親征民皆陰備軍器晝而罷市晚視霞起則曰御營烈火光矣

初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顯忠歸朝日常復其父

母之讐至是待罪九月戊寅朔詔顯忠有功卹延特
與放罪

初台太尉東京留守郭仲荀赴行在仲荀因領劉豫
下兵八千以還至是駐于鎮江己亥上謂宰執曰仲
荀善人但馭衆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秦檜
曰孰可當者上曰極難其人當于統制官中選之檜
等言董先牛準輩才具上曰此皆可用上又曰辛永
宗與仲荀同來且令歸前任蓋所為誕謾向在軍中
每遇大閱則借人馬器械以充數檜曰外人不知陞

下察其姦狀乃謂眷之蓋小人在外託聲以惑衆尔
上曰如辛道宗不循理亦不可用也

丁未起居郎周葵請今後犯茶鹽人免根問來歷上
曰犯榷貨者不根問來由此嘉祐著令仁祖盛德也
舉而行之則吏不至夤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付之省
部

先是雷州有海商為賊所劫本州西獄禁勘皆平民
所死于獄者五人大理寺丞朱斐奏之上惻然謂宰
執曰二廣地遠有司如此寃何所伸令斐再具奏其

提點刑獄以下官皆重黜責上曰古者刑人則君為之徹樂減膳唐太宗三覆之刑誠以死者不可復生今後遠地監司須為朕遴選秦檜等仰承欽恤之意至是上又詢雷州獄事已到乃令刑部詳之蓋上哀矜庶獄常記淵衷如此

金國主亶既誅達蘭遂以右丞相陳王烏克紳為左丞相右丞蕭慶為左丞烏克紳嘗副尼雅滿行事雖為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故尼雅滿以下皆不能及國人號曰珊變珊變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

如神也是豈亶之所能馭故深忌之初時客星守魯

事在五月烏克紳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無傷未幾宋

克虞滕諸王同日誅死既又守陳事在七月太史以告奉

使宇文虛中虛中語之烏克紳不以為怪是月果同

蕭慶被誅金應天道如此其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遠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希尹即烏克紳也又曰慶述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于兩觀時烏克紳之黨皆為都元帥烏珠所誅奉使洪皓嘗與烏克紳持論幾死烏珠

知之故得免

時烏珠謀舉兵以復河南已決意入侵蓋金法罷兵則權在國主用兵則權在元帥自割地講和之後不半載間元臣宿將誅夷殆盡烏珠所以力沮和議者亦達蘭臨死之言有以動其心也

僉書樞密院事奉使王倫至金國御子林留館五日辛亥見國主亶致命亶恚無所荅令其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

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日者僉宣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知兩國耳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官各薦二人上曰朕久在東南中原隔絕遺才必多可令訪求推荐以見朕兼收並用求賢無方之意

成都關帥癸丑以吏部尚書張燾為之仍除寶文閣學士時罷四川制置使上謂宰執曰燾雖安撫成都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蜀省以

寬民力今上語在己酉及燾陞辭言蜀自軍興民力久

弊官吏不恤臣願宣陛下德意俾一路被澤上曰豈

惟一路應四川事悉以委卿以成都帥而得行四川

民事自燾始也

戊午宰執奏統制官雷仲管鎮江府軍馬上曰岳飛

軍中偏裨如董先牛鼻頗驍勇可用但先好貨鼻嗜

酒皆有所短未可統眾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知人善

任使諸軍中偏裨性行才否無不洞察

丁卯宰執表上皇太后宮殿名上曰行宮地隘只依

山修築至于器用供帳衣衾之類朕皆親臨視仍許

宰執入觀秦檜曰陛下純孝篤于奉親之禮無不周

也

壬申上諭宰執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勞績已優加恤

典然聞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職令

撫玠家屬秦檜曰陛下追念將帥不忘其勞凡被堅

執銳者孰不感而自効也

金人近歲用兵多不利始知憚中國時有遼軍萬戶

韓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官苗論南北兵戰之

事茵曰北非南之所能敵茵益都人蓋諛之也常曰
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怯彼勇所幸者南
人未知北間事耳
十一月己卯奉使藍公佐回程庚辰總至燕京而彼
國元帥烏珠亦至公佐深懼不免留四日始聽行
殿中侍御史何鑄言初改官及初補官人並合赴部
注授乙酉秦檜奏舊法初改官歷親民一任上曰有
祖宗成法自當遵守
嗣濮王仲偁卒

戊子司農卿莫將除徽猷閣待制京畿都轉運兼主
管奉迎梓宮一行事務上曰迨及朕舊寮亦見朕于
臣下無所偏也秦檜曰唐龐壽相任濮守以污敗自
陳嘗在秦王府太宗謂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
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馬得獨私故人壽相流涕而
去陛下英果過太宗遠矣

右正言陳淵乞凡賜賚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共議又
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湏其績著然後命之雖往者
尹焞亦自卿聯命以此職由焞先除從班以疾力辭

老不可留故以寵之今將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
淵沙縣人也

壬申秦檜奏神宗哲宗寔錄已進今乞專修徽宗寔
錄按此處疑有脫文寔錄當寔其事以信後世豈容置私意
於其間耶

開封少尹李景謨奏陽武河埽事癸酉上曰河事利
害非輕可速擇都水官朕頃兩至河上每見一埽所
費不貲如十八盤各有斗門以殺水勢一失枝梧民
被其害矣

金部郎官游損奏州縣賦吏監司郡守不即按治者
許民越訴詔申嚴舊法損建陽人酢子也

辛酉詔樞機之地安可曠官僉書院事樓炤趣令還
任供職

時侍從官論荐左朝奉大夫張旬等皆令除郡上曰
士大夫固以任中都官為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
以親民為重官無內外之限旬嘉興人也

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
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

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嘗事偽楚人徐偉
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僭位允仕偽之人皆諱
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
既可惜且無以示好惡于天下上皆罷之中丞廖剛
曰是台臣所當言者皆為劉君先矣
金主亶諭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
必其游獵之制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
之意然契丹先世雖或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
興講好之後復併諸蕃境內無事始于每歲春水獵

鷲秋山射鹿夏則避暑于長嶺冬則就暖于陽城既
畢然後歸廣平靴甸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
定遠近騷動故耳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
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能令終蓋已基
于此矣
十二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興我宗萬世之
基而保州睦宗院既陷于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
官者僅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
從之

宗正丞鄭高奏乞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畢之時悉
付和糴壬子詔送之上謂宰相曰常平法不許他用
惟待賑荒恤飢取于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
語簡而理盡無不本于愛民高侯官人也
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
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
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鑄言二人非知
廣問者因光之嗚迫于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
今光已出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已已詔一止葵並以

奉祠而去

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下節鎮、下諸
郡、下諸縣、籍民戶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
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
亶始令諸路不得泛元帥府須見裡面使臣所持御
畫牌劄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
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宋 熊克 撰

紹興十年歲在庚申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
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
無足恤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
矣上曰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
可不令卿等知却致積成大過耶

時選工部侍郎李誼為尚書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
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遣人往新疆

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為姑息之政即詔罷
之
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護梓宮使以知閣
門事韓恕副之
壬辰詔上殿官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川府教授
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
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
文若庾之子也
癸巳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

材然後用非其人至于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
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

初太尉郭仲荀既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
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為醴泉館使既而俊荐仲
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
詔陝西買馬以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牧養庶
幾蕃息以備戰騎

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鏡監陝西諸路亦多坑
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

不惟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于武備如此

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

廖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

初秦檜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歷遇

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官罷歸元處既而著作佐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于是復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丁未詔從之

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

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
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等敢不仰尊聖訓
言者請復置勳官癸酉詔付吏部

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閣直學士趙
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汪原帥清遠
軍承宣使張中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閔師古
皆入覲而彬已到闕于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
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
寵其身慶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

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
亦當折其氣而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
昔英布歸漢高祖踞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
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强屈
汝既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
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
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為兵部侍郎中孚醴泉
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侯未幾師古

卒其後謚曰毅勇

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為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動止數十人而借者或止收錢而去已未檜具稟乃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違者重寘之法

先是遣禮部侍郎蘇符為金國賀正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軾孫也初陝西沿河諸郡謀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為

名將興兵渡河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踰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彼國竊慮敵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口近探到金果于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祿金復要興乞兵先事為之以防意外之警兼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况本路統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應干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畫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

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
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小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
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
入秦地則汧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其地與未得同
又陝西諸帥皆嘗送偽不敢訓兵兼器甲絕少皆謂
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
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勁兵
良馬我悉得用寔為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畫
庚子詔徽宗裁定笞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舊

文請從重比殊拂于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
以彰先帝之美

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
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併條興洋一帶
皆葺治之

夏四月寔錄院檢討官朱翌言作史之道法有取于
簡事不貴于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
闕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

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

中興小紀
廣招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割其頃畝
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
以舊額

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
制直閣寺官

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尚之詔與外任

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
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
可收不惟得寔用亦不枉費糧芻蠹耗國計也

戊子上謂宰執曰朕于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
之所在苟當于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于理雖大
臣有所不從秦檜等竊歎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
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

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
中丞王次翁奏劾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
小之不圖積習浸久將有大于此者次翁所論深明
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

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荐新台州

中興小紀
教官永嘉張闡台對張闡言金歸我闡中此地古號
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
以為金棄空城以弭我他日富宴敵將復至不如守
蜀之得策其說疎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
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于闡
試館職為正字除正字在闡六月
初金元帥烏珠將渝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于祁州
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來攻各率所部兵一趨山
東曰聶呼貝勒者將之一趨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

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趨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
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
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據張戒默記乃正月十三日入東京

執留守孟庾于是烏珠駐舊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
次長驅南下破穎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金

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
穎上錡與屬官杜亨道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
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
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

輜重相去尚遠錡遣騎趨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
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
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
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
及息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
有欲守者錡曰其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
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
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緣府
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

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命諸統制
官許青守東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
鄉導間探于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
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于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
凡六日粗畢而敵之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故疆進
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兼右
護軍都統制吳璘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統制
郭浩領八千衆在邠耀二州餘則分于利路帥兼樞

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延帥王彥熙河帥孫渥布于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水興軍直趨鳳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璘孫渥已隨世將在河地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集世將即遣璘政晟同率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曲汲環慶屈元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路內保四川先是張燾出帥成

都請由京洛關陝以達因得觀形勢利便且與胡世將議事上許之及燾至永興軍報金已敗盟遂見世將言和尚原最為衝要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于是燾為奏乞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者還守蜀口丁酉有旨令世將日下抽回詔雖下而未達也

己亥上謂宰執曰金人自靖康以來每据撫前事歸曲中國以為兵端自前年割地請和朕待之禮已盡忽無故稱兵曲直有在朕今決意用兵秦檜等曰

陞下本以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此素定之計今烏
珠骨肉相屠遺毒中國首亂舉兵陛下赫然震怒當
為弔民之舉臣等敢不效死承命

命少師萬壽觀察使劉光世為太保三京招撫處置
使以援劉錡于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以護國軍承
宣使李顯忠為殿前都統制泛之光世復請統制官
王德隸其軍德堅不肯泛

時秦檜素主和議于是中丞王次翁言于上曰陛下
既以和議為主而諸備益嚴士卒勇銳金雖敗盟曲

不在我無能為也前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
更用他相蓋後來者未必賢于前人而排黜異黨收
召親故紛、非累月不能定于國事初無補也願陛
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上深然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而都統制楊政與涇
原帥田晟鄜延帥王彥並據渭河南一帶與敵兵對
壘都統制郭浩駐涇州而熙河帥孫渥權參謀官渥
勸世將退保諸將亦曰敵掩我無備我分屯之師未
集宜少退清原野以避其鋒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曰

敵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亡謂我無備今若退墮其計矣璘請以身任責世將壯之乃曰分屯之兵未集閩中旦暮望官軍捷而吾遽避則大事去矣吾誓死于此勿多言也遂先遣晟還汪原渥赴熙河仍命璘統軍二萬于寶雞河南捍敵庚子詔璘節制陝西諸軍方下而未達也時金選精騎令聶赫貝勒作前鋒有受金號令者與之通謀辛丑敵騎掩至石壁寨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聶赫貝勒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危亦不顧家往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既而諸軍老小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

時有監進奏院陳鼎上書言金于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使不即敗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願乘此早為自治之策秦檜怒送之吏部鼎浚溪人戡子也初吏部功賞難于覈實吏得舞文為姦司勲郎官張官因陞對力陳其弊以謂圖籍散逸止憑省記月異而歲不同無所摠括舍法則用例引例則破法姦弊日滋甚非畫一之政請自今以例為據者悉令上之

中興小紀
朝廷稽其合于三尺者著為定制人以為當官晉陵人守兄也至是選秘書少監時官齒髮已衰每盥濯危坐而讀未見之書自視無愧于蕭德言云
新西京留守仇愈未至而金背盟乃復愈待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

六月甲辰朔石僕射秦檜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金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臣今請先至江上諭諸

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之言不可行即乞罷免上嘉納之

初威州團練使李貴統官兵于江西虔吉筠三州及湖廣界招捕盜賊至是貴誘到守領一百餘人脅送六十餘人丙午以貴為登州防禦使
時金人圍順昌府城四日乃移寨于城東地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劉錡遣驍騎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粘帳數重朱漆裏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月已

酉以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沿淮制置使錡未之知也
金將聶赫貝勒自武功縣整兵再來是日己酉都
統制吳璘楊政率大軍迎敵至扶風遇敵力戰金先
是于扶風築城既敗亟入城閉門拒守官軍乘勝攻
拔其城殺敵衆幾盡援兵繼至亦敗而走
初言者論太常少卿劉昉宗正少卿陳淵皆罷至是
言者又論二人之去而工部尚書廖剛謂昉淵乃已
所存獨以為賢又金人敗盟而剛幸時警復肆曉
以惑縉紳庚戌詔剛與外任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明道宮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護軍都統制王德將所
部統勝軍援錡俊既不樂錡而德復懼撥謀劉光世
軍遲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
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
劉錡名素出尔上今自奮報國尔能救錡則可謂奇
功矣德復慮錡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尔
矣德遂行未至順昌乙卯金拔寨遁去
順昌破敵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介求援于朝得報已

中興小紀
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援十三日金
兵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敵勢動息二十三日郊
時以數十騎到城下騎邀入具飯已憇于子城樓上
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日復回又數日
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敵在城下得遞
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騎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
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
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
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

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烏珠至淮寧府自三路都統以下皆撻之于是以三
路都統官守南京將軍韓常守潁昌府而自與龍虎
大王者擁其餘衆向東京

潁昌破敵記曰烏珠撻諸將、軍韓常有怨言曰我
一隻眼只為尔與和尚原壞了時人情頗離烏珠至
東京欲往河北僉軍玉山曰河北有百姓無正兵可
僉也

參知政事孫近奏被旨奉迎兩宮今道路未通欲權

結局戊午詔送之

甲子僉書樞密院事樓焯以父憂去位

庚午以鼎州觀察使汾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

度使侍衛馬軍都虞衛

時金別又陷宿亳淮西宣撫司張俊親統大軍出廬

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經蘇村時水漲三

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敵遇敗之而統制官王德

率衆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敵營降偽守馬秦乘勝

趨亳又下之密以孤軍駐壽春累月敵不敢南嚮俊

既復宿亳二州遂引軍還壽春府時俊軍威盛而智

謀勇敢賴德為多俊亦先計後戰故未常敗

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

官呼延通因內教出言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

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錢入皇城司者皆有常

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于殿庭之下非所以嚴

天陛也內教遂罷

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

世忠之于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與錡因指置而揆

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後與世忠不肯急
援願遣介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
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方乞斬
通時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并背鬼將成閔
率兵北伐辛未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
金兵入沂河死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是月資政殿學士馮澥卒
時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遣統制官張憲與金戰

于穎昌府敗之遂復穎昌憲又與戰于陳州境敗之
飛別遣統領官楊成興金戰于鄭州境敗之復陳鄭
二州而飛自與烏珠戰于偃城縣殺其將鄂尔多目
勒軍勢遂大振

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張浚聞淮上有警亟具
邊計言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則我德之必
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弱幸今金自反覆士
氣尚可以作臣願引權制變用天下英才據天下之
要勢措置一定大勳可集矣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奏統制官李顯忠葬其父
乞官與之費詔賜以萬緡中書舍人林待聘言陛下
多顯忠自歸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致高位
曩遘遽亟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于聲懼形
于色屈指命日以策川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總
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
與為軍資盡且復丐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
寢其賜送之
光世又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

中為藩籬之衛右正言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
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鎮之跡不可許
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卨又言諸大將起于行伍知
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
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
所懼焉

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六
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于全州

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于國事宜令逐處

設奠仍作浮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

甲申時陝西奏捷金既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知興元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為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副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

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淮陽敵壘辛卯上謂宰執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檜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于天下也

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畧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未結王時雍荐之張邦昌遂受偽命為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寔跡望顯寘于法章三上下酉鼎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

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
趙鼎事寔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知書曰幼子
之病以某謫溫陵失于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
潮陽惜于離別而死一罹被譴而併殺二子蓋其負
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
方且困之未使其斃強顏苟活惟是責躬無地自容
耳

戊戌賜諸帥詔曰金人不道荐肆凶殘王師所臨無
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廷尚慮狃吾屢勝之威忽

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
在朝夕必滅為期咨尔六軍咸體朕意

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獲捷至是詔書不許
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野史曰

奉使洪皓時在燕密奏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喪魄燕
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
失機會惜也

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
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為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侯泚淮制置使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于鎮江府

時方用兵當嚴斥堠已未宰執奏擺鋪事上曰遞鋪兵極可憫月糧雖按月支鋪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檜既退竊歎仁心周徧真堯舜之用心也

招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擒偽守王山獲金人押至行在王山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

順昌破敵記曰王山言金國見只有烏珠主兵權先時舉國內兵盡赴祁州大閱舉所閱之兵盡隨烏珠南下烏珠之在順昌三郎若敗于陝西亦未告急是時南宋若更有一項兵乘此而未敵可擒也乙丑詔却押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檜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不敢妄

奏也檜曰陛下于庶政覈寔如此孰敢欺乎時世忠
怒統制官呼延通、赴淮以死
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
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
人所繫浮橋及遷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人
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帶五百人往會知丹
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
官傅忠信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
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

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夏多不容其遣兵兼王
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閻興至永興之外
邑與王俊會雖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
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

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之使指
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檜曰此漢高帝馭英雄之
意也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
優恤凡事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

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檜等退而竊嘆
上于一命一令存教化于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
下蓋如此也

己丑宰執奏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于必
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意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
為秦檜曰此成湯祝網去其三面之意也

言者以為民間詞訴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
宰執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于
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于監司者復委之郡如

此則民寃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檜曰陛下察見
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

詳定一司勅令張宗元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
密院編修官之下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
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
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于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
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
邊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邊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

副帥王俊亦在盤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攻
陝西諸曾受金職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
緣從敵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
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摠營傅忠安撫朱
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于
近裏又有摠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
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
為用矣
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為降

人政覺而誅之
辛亥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
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
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璘摠兵至秦州
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邵干成紀知縣
荔諫等皆降

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
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
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

中興小紀

庚申吳璘進兵剡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遇遂與戰
我兵大潰

時行在遺火壬戌宰執奏犒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
令去葺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
比眾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
吏奉行則眾不敢違戾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
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

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効而民
被其惠矣

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聶崇義三禮圖
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况亦無大費也
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
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預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
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

朱勝非閒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
于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艱易百倍秦檜

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
名為送官寔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
塗更相扳援其勢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
司觀望所荐溫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
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
此中求今不然矣
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恭並無損
惟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墜裂冬十月乙亥詔本府委
官修之

勅令所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
檜表上之

右正言万俟卨論淮北宣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
亥上曰陞黜必明當其功罪可鑄職與遠小監當初
直方之行上寵以列卿賞賚優渥至是出于威斷勸
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
恩己丑上曰朕于軍興調度尚恐有傷百姓其可以
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遺火延燒省部官舍
朱勝非閒居錄曰初上駐蹕應天堂饌頓減至維揚
又減至餘杭又減宰執每員日用二十有奇僅備一
食紹興四年趙鼎以元樞為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
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又取二百萬
緡行有日矣會鼎拜相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
入三省激賞庫先是建炎初御營使置激賞庫銀百
星錢千緡為一料畫旨支降傳充軍書警奏間探之
費其後司廢庫存隸于三省內結諸宦外交諸將首

尾五年御史謝祖信論鼎章內一事云盜官錢八十
萬緡蓋此錢也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歸河
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歲
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便蕃權勢熏灼綏履每兩
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于州郡公庫
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
犒賞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歛號
激賞而兵未常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
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

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資政殿學士程汝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右僕射秦檜
言陛下字法通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鍾
王為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秦檜曰陛下天縱
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天下蓋必以
堯舜為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于前也
是月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胡交修請外除端明殿
學士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察
知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好色喜貨至于入閨秋毫
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于是秦檜等
仰嘆聖學淵妙商榷古今非羣下所能及也

壬午上皇太后冊寶上躬詣殿庭祇發赴慈寧殿禮
成百官于宮門外遙賀太后先是冬溫無雪上以向
春疾疫為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闔雪不
降至夕大雪人情懽悅道途相慶甲申秦檜奏曰陛
下聖孝感動天意昭格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冊禮成

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三謙抑不居臣等仰見聖
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

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尚書

初建寧軍承宣使知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為
叛將所執令拜金國詔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
帥臣以聞丁亥詔贈忠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
其子孫十人

言者乞令諸大帥各荐裨偏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
帥所隸統制統領官智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倘有所

使便可抽擢何必更令荐舉蓋上于人材大小無不
徧察下至偏裨已深簡于淵鑒矣

婺州東陽縣魔賊竊發丁酉詔遣前司裨將王滋往
捕之上令宰執諭滋不以多殺為功未幾賊平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